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
第三十回 譚紹聞護臉揭息債 茅拔茹賴箱訟公庭

卻說譚紹聞被皮匠這一番擺佈，不說丟錢，只這個羞恥就是很難受的。一連睡了兩三天，白日難以見人，卻真正夜間出恭。心中想道：「母親親自交財，見不的母親；妻妾跟著受驚，見不的妻妾；王中如何能瞞得過，見不的僕役；這一聲傳出去，正是好事不出門，惡事行千里，親戚朋友都是要知道的，無論師長、岳翁見不的，就是盛公子、夏逢若也見不的了。」王氏見兒子白日睡著不起，也忘了氣，只怕弄出病來。看兒子時問茶問飯。紹聞自答道：「我這一號兒人，娘還理論他做什麼！」孔慧娘仍舊執他的婦道，只是臉上笑容便減，每日或叫冰梅引興官到跟前玩耍，強為消遣。

紹聞睡了兩三天，忽然說起去，少不得出的東樓向堂樓上來。王氏道：「你怎的瘋了心了？」紹聞道：「我一錯二誤，家中誰要再提起，我就不能活了。」王氏急接口道：「咱到底算是男人家；像那皮匠拿著老婆騙銀子使，看他怎麼見人。拿咱那銀子，出門怕沒賊截他哩。到明日打聽著他，只有天爺看著他哩。」口裡還罵了幾句。孔慧娘聽著，才曉得婆婆心裡，沒有什麼分曉。

恰好王中從院裡過，紹聞轉念想道：「我家一個僕人，他也不是管我的人，我怕見他怎的？難說總不見他麼？」因叫了一聲王中。王中聽的呼喚，走近樓門，紹聞問道：「東小院那房子你怎的安置。」王中道：「只皮匠走的那一日，我就叫泥水匠把南屋放戲箱的門，用磚壘實了。叫宋祿、鄧祥移在那皮匠屋裡喂馬，好看守那戲箱。」紹聞道：「是。只是那戲箱有關係，人家的比不得咱的東西。」王中道：「依我看，那戲箱果然有關係。大約弄戲的人，多是些破落主戶，無賴棍徒，好打官司，才顯得他是扎實人。如今把他的鎖扭開，到明日未必不指一說十，講那『走了魚兒是大的』話。」紹聞高聲道：

「他不敢！他還欠咱的借賬糧飯錢，我不告他，他敢告我？況且茅拔茹也來的義氣，不妨。」王中難以回答，低頭走出。到了門前，恰好當舖宋紹祈到了，王中讓到東廂房坐下。

宋紹祈道：「請大相公。」王中走到後邊說道：「當舖宋二爺請說話哩。」紹聞連日不好出門，恰好藉端出來，徑上東廂房來。相見為禮，敘了寒溫。宋紹祈道：「些小的事，本不該提起。還是大相公恭喜，小弟在都門拈的頭面銀子。彼時帶的銀子少了，內中那兩副赤金的是十八換，原借了舍親珠子鋪一宗銀子，共一百九十兩，連小弟的八十二兩四錢，前日已開條子過來，想是見過了。」紹聞道：「見過了。」宋紹祈道：「前日舍親在京裡拈下書子來，討這宗銀子。一來在珠子鋪裡著實承舍親的情，二來這是借項，不曾圖息。小弟來問便宜不便宜。」

事不宜遲，如今東店有順人上京，就帶了去。至於小弟的，也不成賬，靠後些不妨。」紹聞道：「自有酌奪。我再與家母商量。」宋紹祈道：「五日後起身，大相公趕緊為妙。」茶罷作別而去。

紹聞送出大門，只見一個手持護書匣兒，見紹聞把腰一彎，說道：「少爺好。小的來送帖兒，請少爺明日過去坐坐。」取出帖來，紹聞接手一看，只見上面寫著：「明日一品候教。眷弟孟嵩齡、鄧吉士同拜。」那人道：「明日少爺早到些，好說話兒。別的沒客。」紹聞道：「早到就是。王中領客吃茶去。」

那人道：「小的不吃茶去罷。席在西號裡。」紹聞道：「知道。」

到了次日，紹聞滿身親迎的色衣，跟了德喜、雙慶兒兩個小廝，徑向布政司大街來。轉過街口，只見號裡一個小廝望見，飛也似跑了。及至到了號門，早已孟嵩齡、鄧吉士、景卿雲、陸肅瞻、郭懷玉五人躬身相迎。三拱三邀，進了隆泰號大門。

穿過一層院子，到一座小廳。排設整齊，桌椅鮮明。彼此行了禮坐下。獻罷茶，紹聞道：「今日眾位爺台這樣齊備的緊。」孟嵩齡笑道：「少爺恭喜多時，小弟們想治一杯水酒，請來坐坐。陸二爺、郭三爺，也要隨喜。生意人忙，通是不得整齊，今日擇了一個空兒，少盡盡小弟輩房戶之情。」紹聞道：「好說。多承情的很了。」陸肅瞻、郭懷玉即插口道：「我們兩個是幫孟三爺的光彩。舖子小，請不起客，恐怕褻瀆，因此隨喜到孟三爺寶號裡面。」鄧吉士笑道：「不說咱做客商的七湊八湊的請客，反說房東的房子少。到明日二位發了財，叫少爺再蓋上一攢院子，寬寬綽綽的何如？」陸郭二人同聲道：「托爺們的洪庇，那時小弟還要叫戲哩。」大家哄堂大笑。少頃，整席上來。大商的席面，就是現任官也抵不住的，異味奇饌，般般都有，北珍南饈，件件齊備。吃酒中間，孟嵩齡開了章，說道：「當時老太爺在日，久托鴻宇，今日少爺繼世，又是承情的了不得。凡事要商量著行，再不得錯了。前日少爺花燭大喜，老太太吩咐小弟們買的衣服，也不知如意不如意，想是都海涵了。但只是彼時所用銀兩，原有清單繳進，想已入目。如是閻相公還在宅裡時，俺們就商量楚結，犯不著唐突少爺。現今閻相公回家，只得同少爺計議，不知少爺手頭寬綽不寬綽？總因事不是經一人的手，不如及早料理清白為好。或除房租，或扣了支賬，餘剩下的，或完或拖。叫他們各人與財東清算。少爺意下如何？」紹聞道：「諸爺台看罷，不拘怎的。我還要與家母商量。」景卿雲道：「事也不在一時。改日還叫他們各人開下銀子清單，少爺再酌奪就是。」紹聞道：「這所說極是。」鄧吉士即喊道：「快燙熱酒來。只管說話，酒一發寒了。再換熱酒，叫少爺多吃一杯兒。那些須小事，提他做甚。再說時，怕人家笑咱在少爺跟前情薄。」紹聞又吃了幾杯，告別起身，眾人款留不住，送出號來。只見雙慶、德喜兒的臉，都是飛紅的。到大街，一揖而別。走了數步，回頭一拱，眾商進院，紹聞自回家來。

到了家裡，向母親說知眾商索欠，並前日當舖宋相公京中寄書要銀子的話。母子未免發起愁來。

論起來譚紹聞家私，每年也該有一千九百兩餘頭。爭乃譚紹聞見了茅拔茹一面，數日內便拋撒了一百幾十兩，輪與張繩祖一百多兩，皮匠一宗事又丟卻一百五十兩，況且納幣、親迎一時便花了二千餘兩，此時手頭委實沒有。母子商量，大加悶愁。王氏道：「這事可該叫王中拿主意。」因把王中叫到樓前，細述所以。王中道：「看來此事惟有當賣一處市房是上策。」王氏道：「開口便講賣房子，人家笑話。不如揭了罷。」王中道：「揭債要忍，還債要狠。此時不肯當賣原好，若再揭起來，每日出起利息來，將來搭了市房，還怕不夠哩。那才是揭債還債，窟窿常在。」紹聞道：「你說的何嘗不是。只是這幾宗銀子要的緊，不過三五天就要完，或當或賣，如何得湊急？臉面為重，不如揭了罷。」王氏道：「大相公說的是。當初娶親時，原是要妝臉面，一年不到，就當賣產業，臉面反倒不好看。且落曲米街舅爺話把。王中，你問一個宗兒，叫大相公出揭票。」

我的主意已定。只是要悄密些，不可吹到東街耳朵裡。」王中道：「家中還該有幾百銀子，不如盡緊的打發，慢慢對付。揭字是開不得章的。」王中此言，原是不知內囊已盡，並非有意譏諷前事。這紹聞心虛生暗鬼，料王中是說他毛病，便道：「原有幾兩，我花消了，你也不用怎的追究。我自會料理。」

王中見話不投機，訥訥而退。

這紹聞果然出去尋了一個泰和字號王經千，說要揭一千五百兩，二分半行息。那王經千見紹聞這樣肥厚之家來說揭銀，便是遇著財神爺爺，開口便道：「如數奉上。」還說了幾句：「只管借的，這樣相厚，提利錢二字做什麼。」一面笑著，卻伸開揭票：「譚爺畫個押兒，記個年月就罷。」紹聞得了這宗銀子，擺席請眾客商清賬，不必細說。惟有當店九十多兩尾數不能全兌，又寫一張揭票，三分行息。

一日紹聞正在樓下逗興官兒玩，只見德喜兒拿著一個帖子上樓。上面寫著：「眷弟茅拔茹拜。」紹聞心中又想他還前日借賬，又想還他戲箱，慌忙跑出迎接，讓在東廂房坐下。只見茅拔茹衣服是布，還不免於破；面目是黑，還不免於疲。跟的是五十多歲一個老頭子，極大漢仗，有些野氣。紹聞開口便道：

「九娃兒呢？」茅拔茹「咳」了一聲，說道：「死了！」紹聞驚道：「是什麼病呢？可惜了一個好模樣兒！」茅拔茹道：

「正是。他這一死，把我的家叫他傾了。」紹聞急叩所以，茅拔茹道：「九娃原是我隔縣一個本地學生，人生的有些輕薄，叫班裡一個人勾引進來學戲。他叔不依。我前年進省，原就是躲他叔哩。不料本縣老爺，一定要我這班戲回去。唱了兩個戲，他叔把

他拴的去。我想滿園果子，全指望著他哩。」因指跟的人：「就是這個唱淨的，出了一個著兒，只說是拉戲的，趕在路上把他叔打了一頓，把人奪回來。後來又唱戲時，全不防他叔領了親戚，又拴了去。到家拴在樹上，盡死打了一頓，鎖在一座屋子裡。他娘與他開了門，又跑到咱班裡來。渾身上下打的都是血口子，天又熱，肚裡又沒飯，跑了一夜——他是個單薄人，你是知道的，如何頂得住？我叫賤內好好伏侍。過了幾天，一發死了。弄起人命官司來，告到敝縣。自古道：強龍不壓地頭蛇。咱每日弄戲，有個薄臉兒，三班六房誰不為咱？

到底咱胸膛不曾沾堂台兒土。只是花消盤費，把幾頃薄土弄盡，那戲也散了。如今這個老唱淨的又叫成班，說：『不見了羊，還在羊群裡尋。』我想府上還寄著我箱筒，領去還弄粗戲罷。」那唱淨的指手劃腳，也說起怎的打九娃叔，怎的在縣衙門打點扒齣戲主性命。說的高興，漸漸坐在一個凳子上，信口開合起來。

紹聞也覺厭惡，便說道：「到後門小東院看戲箱去。」並說起與戲子做衣服及糧飯的話，茅拔茹並未答言。德喜兒取出鑰匙，一同出前門，轉入衙口，來到小東院。拆去磚頭，開門一看，四個箱上鎖都扭了。這茅拔茹是久慣牢成的，見景生刁，開口便說道：「這箱不驗罷！」紹聞道：「這箱是我移在這裡，尋了一家子皮匠看著。誰知那沒良心的半夜裡偷跑了，把鎖扭開，其實不曾拿什麼。」茅拔茹道：「咳！我瞎了眼！我當初看你是個朋友。」扭回頭來就走。口中埋怨道：「果然人心隔肚皮，主戶人家竟乾了這事！」

此時王中聽說茅家來驗戲箱，急緊來到。只見茅拔茹口中是朋友不是朋友，一路高一聲低一聲的出衙口去了，紹聞呆呆的看著。忙趕上說道：「到底少你的不少你的，為什麼直走呢？」茅拔茹道：「少我不少我的，既扭了鎖，須得同個官人兒驗。扭鎖的事，到底是個賊情，不比泛常。」王中道：「難道俺家偷你不成？俺又不供戲，要他何用？」茅拔茹道：「您家就不用，您家不會換錢使？您會偷我的戲衣，還有本事說俺欠你的借賬，欠您的糧飯錢，您不如在大路截路罷！」紹聞急了，也只得走到衙口說道：「借賬以及糧飯現同著夏逢若，莫不是沒這一宗，我白說上一宗不成？著人請夏逢若去，你也認的他，當面一照就是。」茅拔茹道：「您是一城人，耳朵不離腮，他只向你，肯向我嗎。」紹聞道：「叫他賭咒。」茅拔茹道：「我說你欠我一萬兩，我賭個咒，你就給我？事情要說理，咒是個什麼？」

吵鬧中間，一個管街的保正，見譚相公被一個人鬧住，口中大聲道：「那裡來了一個無賴光棍，青天白日，想騙人麼？」

茅拔茹冷笑道：「噢！太厲害了，看嚇著人。你是個做啥的？」

那人道：「我是管街保正王少湖。你是那裡來哩。」茅拔茹未及回答，那唱淨的接口道：「俺是論理的，不知道省城地方是個不論理的地方。」王少湖道：「你說您的理，我評評誰是誰非。」這茅拔茹只說了不幾句話兒，說的譚紹聞閉口無言。茅拔茹向王少湖道：「你是個官人就好，咱如今同去驗箱去。」一同到小東院南屋裡，茅拔茹道：「這四個箱中，是我在南京、蘇州置的戲衣：八身蟒，八身鎧，十身補服官衣，六身女衣，六身儒衣，四身官衣，四身閃色錦衫子，五條色裙，六條宮裙，其餘二十幾件子舊襯衣我記不清。請同王哥一驗。」揭開箱子，舊衣服原有幾件子，其餘都是鑼，鼓，旗面，虎頭，鬼臉等項。茅拔茹道：「正經衣服一件子也沒有了。」紹聞道：「四個箱子，一個鞋簍子，如何放下這些？」王中道：

「姓茅的，休要騙人！」唱淨的道：「正主兒說話，休七嘴八舌的！」茅拔茹道：「我騙人嗎？那四個箱子原封不動，我怎的騙你哩？」王少湖道：「譚相公，這當日怎的寄放在此？同的是誰？」譚紹聞道：「同的是夏逢若。」王少湖道：「這須得瞧夏逢若來方得清白。」紹聞道：「王中，你去把夏大叔請來。」王中道：「我還不知道他在那條街上住。」紹聞道：「他住瘟神廟邪街。」德喜道：「他在街南頭，水坑北邊，門朝西。」紹聞道：「你既走過，你還去尋他。」王少湖道：「茅兄，我看你也是個在行的，這事一時也弄不清。請到我家，我開了一個小店兒，有座閒房，到那裡坐坐，慢慢商量。天下沒有不了的事，殺人的事也有清白之日，何況這個小事。」茅拔茹也正想得個人作居間主人，便跟的去了。

且說德喜兒到了瘟神廟邪街，恰好遇著夏逢若，提了一柳門兒米，往家裡去。看見德喜兒，便道：「討閒呀！」德喜兒道：「請夏大叔哩。」夏逢若道：「怎的又想起我來？」德喜因把茅拔茹戲箱一事說了一遍。夏逢若道：「噢！弄出事情來，又尋我這救急茅房來了。舊日在張宅賭博，輸了幾吊錢，對人說我擺佈他。若是贏時，他分賬不分賬？到如今盛大哥也不理我，說我是狗屎朋友。我幾番到您家要白正這話，竟不出來。」

你想怪人須在腹，相見有何妨？娶過親來，我去奉賀，臉上那個樣子待我。如今茅家說您扭了他的戲箱鎖，想是您扭了；說是您提了衣裳，想是您提了。我目下有二十兩緊賬，人家弄沒趣。你回去多拜上，就說姓夏的在家打算賣孩子嫁老婆還賬哩，顧不得來。等有了官司出簽兒傳我才到哩。到那時只用我半句話，叫誰贏誰就贏，叫誰輸誰就輸。如今不能去。貴管家不到家坐坐，吃杯茶兒？」

德喜只得回來，把夏逢若的話一五一十學明。王中在一旁聽著，說道：「這事不妥。這是要吃錢的話頭，連數目都講明出來。」譚紹聞道：「我們有個香頭兒，換過帖子，難說他吃咱的錢，臉面上也不好看。」王中道：「大相公還說換帖的朋友麼？如今世上結拜的朋友，官場上不過是勢利上講究，民間不過在酒肉上取齊。若是正經朋友，早已就不換帖了。依我說，把他的賬承當下，他就說正經話。若是乾研墨兒，他順風一倒，那姓茅的就騙的成了，要賠他衣服，還不知得多少哩。休說這種古董事體，當初大爺舉孝廉，還要使銀子周旋哩。」紹聞道：「你既明白，你就去辦去。」

王中問了德喜兒夏家門戶號說，一直上瘟神廟邪街。到那坑沿朝西門兒，叫了一聲夏大叔。夏逢若見是王中，嚇了一跳，說道：「讓王哥坐坐，我委實沒有坐客的地方，咱上瘟神廟卷棚裡說話罷。」王中道：「沒多的話。」夏逢若道：「天下話，會說的不多，不會說的多還中用。」王中一發明白。隨著夏逢若進了瘟神廟卷棚，也沒廟祝，見有兩架大梁，二人坐下。

王中道：「先才請夏大叔商量茅家戲箱的話，聽說夏大叔有緊賬二十兩，顧不的。俺家大相公說，這一二十兩銀子何難，情願奉借大叔。只把他這宗戲衣證明，那借欠及糧飯錢丟開手也罷。我看那姓茅的是窮急的人，目下想領這箱，又怕還俺這兩宗銀子。見戲箱扭開了鎖，他便借端抵賴，無非想兌了欠賬，白拉的箱走。——這是我看透的。大叔一到，剛幫硬證，他還說什麼？至於這二十兩，我一面承許，不必掛意。」夏逢若把手一拍，罵道：「好賊狗攬的！欠人家二百多兩不想拿出來，倒說人家扭了鎖，提了戲衣。我就去會會他，看他怎樣放刁！」

真忘八攬的！咱如今就去。想著不還錢，磁了好眼！」怒氣衝衝的上來。王中在後邊暗歎了幾聲，跟著走訖。

譚紹聞早在衙口往東望著，見王中跟定夏逢若，一直邀上碧草軒。紹聞作揖道：「一向得罪老哥。」逢若道：「自己兄弟，提那話做甚。你只說姓茅的如今現在何處？我尋他去。」

紹聞道：「且慢著，咱把話兒計議計議。」夏逢若道：「這樣坑騙人的狗攬的，我實在氣的慌！你說計議什麼呢？」紹聞道：

「當初他寄這戲箱，原不曾驗他東西。我心下繫記，尋了一家皮匠兩口子替他看著。誰料這人沒良心，把鎖扭開。他如今說少了他許多衣裳，一個皮匠擔兒，該擔帶多少？這是我替他看守的，倒不是了，反遭這些晦氣。」逢若低聲笑道：「皮匠那件事，我知道你白丟了幾兩兒。你肯叫我知道一聲些，休想使咱的半個遮羞錢。」紹聞看見王中在旁，把臉飛紅。逢若道：「既往不咎，只說當下。他如今在那裡？瞧的來，當面考證。」紹聞道：「他在管街保正王少湖家裡。」逢若道：「咱一發就尋他去。不用等他來說話。況且我的事緊，承許下明日早上與人家二十兩清白哩。」

二人到了王少湖家，王中也跟的去。見了茅拔茹唱了個喏，夏逢若道：「茅兄幾時到了？」茅拔茹道：「昨晚才到，尚未奉拜。」逢若道：「豈敢。」王少湖道：「閒話少說。當初茅兄寄放戲箱時，同著尊駕麼？」逢若道：「我是受茅兄托過的。彼時班子走時，我眼見了。譚賢弟心下不喜歡，我還引著到張家老宅裡，與沒星秤耍了一天牌散心。我怎的不知道？那時茅兄托過我們兩個人，我日日在班上招駕，還借了譚賢弟銀子與戲子買衣服。糧飯錢不知多少，衣服鞋帽銀我還記得，除了九娃穿的二十一兩算譚

賢弟出的，其餘現銀五十九兩，下欠九十兩四錢八分，俱是譚賢弟拿出來的。茅拔茹道：「我一些不知，掌班的回去一聲也沒言語。」夏逢若冷笑道：「茅兄，我們走江湖的朋友，到處要留名，休要鑽過頭不顧尾的，惹江湖上笑話，人家還要罵狗攬的哩！」這一句罵的茅拔茹惱了，站起來道：「姓夏的少要放屁拉騷，我茅拔茹也不是好惹的！像如扭了俺的鎖，偷了俺的衣服，你就不說？像你這尖頭細尾的東西，狠一狠，我摔死你這個忘八羔子，也不當怎的！」那唱淨的說：「打了罷！」這茅拔茹心中又羞又惱，又圖鬧事顯威風，以圖抵債。答應道：「休叫走了這狗畜的！」唱淨的早已把夏逢若一掌打到臉上，倒在地下。又踢了兩腳。王少湖道：「反了！反了！」一面喊，一面叫譚紹聞躲開。那唱淨的劈面一指，把譚紹聞指了一個越趨，說道：「走了不是漢子！」王中見風勢不好，一把扯住譚紹聞由後院走開。

這茅拔茹出來站到當街說：「姓譚的也像一個人家，為甚攔住我的箱，扭我的鎖，偷我哩衣服？那裡叫了一個忘八蛋，朋謀定計，反說我借他二百兩銀！這祥符縣荊老爺是好爺，我明日早堂要告這狗畜的！」那唱淨的拉住夏逢若也到街心說道：「你明日不近前，我尋到您家，問土地、灶爺要你！」王少湖道：「真正有天沒日頭。都休要走了，我去稟老爺去。」茅拔茹道：「如今就去！」

忽聽得喝道之聲，乃是荊公出西關回拜客去。這茅拔茹及那唱淨的便口軟了些。須臾道子過去，荊公轎到。王少湖跪在轎前稟道：「小的是蕭牆街管街保正王江。有本管地方來了河北一個戲主，帶一個戲子行兇打人。打的一個本城姓夏的。」

荊公轎中吩咐，著兩個衙皂將一千人押回衙門，等西關回來，晚堂就審。吩咐已明，往西去了。果然來了兩名皂役，一個姓趙，一個姓姚，將茅拔茹及唱淨的鎖訖，也把夏逢若鎖訖。

茅拔茹道：「單鎖我，我不依！姓譚的哩？」王少湖道：「他現今沒在這裡。」茅拔茹道：「我知道他沒在這裡，他在你家後院哩。不怕你今夜不放他出來，我就破口罵了。」那唱淨的道：「好不公道的保正！把姓譚的藏起來，圖他偷的戲衣嗎？」這王少湖道：「不要惡口傷人。咱就上他土地廟衙衙尋他去。」

眾人一齊上衙衙來，跟著看的，何止百人。方到衙衙口，只見又一個皂役飛也似跑來，對那姓趙的皂役道：「老爺叫趙頭兒作速叫件作，上朱仙鎮南鄉驗屍去。老爺西關拜客，接了稟帖，說鎮上南頭樹上吊死一個人。就從西關起身去。這一千人叫我帶哩。」那皂役附耳道：「肥哩瘦哩一鍋煮著同吃。」這皂役笑道：「你去罷。」那皂役又道：「難為我，得半夜跑哩。老爺明日只好回來。」這皂役又笑道：「你走罷，我知道。」這皂役、保正把茅拔茹、唱淨的、夏逢若，一押到碧草軒來，單要譚紹聞說話。紹聞一來怕，二來羞，那裡敢伸頭來。

這茅拔茹、唱淨的一齊咆哮，紹聞總不出來，只是叫王中應答。

遲了一會。夏逢若也發話道：「誰的事叫誰招沒趣，出來何妨？明日上堂也少不了。王中，你把我叫的來到，主子竟躲了。」

畢竟推車有正主，終久不出來，這事就能清白不成？」王中見事不結局，先與皂役背地說道：「俺家相公不出來。無非是怕招沒趣，萬望存個體面。」皂役道：「正經有體統人家，俺們怎的肯，只掩住姓茅的口便罷。你看他那樣子。」王中道：「班頭一兩句吆喝，他就不敢了。」皂役道：「事在人辦。只是敝伙計是個鄉里人，才進衙門，恐怕他不曉事體，萬一唐突了相公，休怪。你安插安插他去，咱們同城不用說。」王中已知就裡。到家討了六兩銀子，袖中遞與兩個皂役。

譚紹聞到了軒上，兩個皂役笑道：「有了啥事了，再請不出來。」紹聞道：「他們打架，原沒我的事，我出來做甚？」夏逢若道：「照你說，這是我的事？」茅拔茹道：「哎呀！你們竟是一縣的人，閒著你那鐵鎖，單管會鎖外縣人麼？」那皂役道：「適才你們當街打架，有這譚相公沒有？」唱淨的厲聲道：「我還把他搗了一指頭，怎麼沒有他？」皂役道：「狗忘八畜的，少要撒野！今晚老爺還回不來哩。我給你一個地方兒，黑底裡休要叫爺奶奶聒人。小姚兄弟，先把這兩個費油鹽的押到班房去。」那年輕的皂役笑向茅拔茹二人道：「來罷。」茅拔茹見風勢不順，不敢發拗，須得跟的去。還問道：「那姓夏的哩？」皂役道：「不旁掛心，自有安插。」碧草軒上，一個皂役，一個保正，連譚紹聞、夏逢若、王中，只餘下五個人。此時天已昏黑，紹聞命掌上燈來。夏逢若道：「當真把我鎖著麼？真真的是我的事？」皂役哈哈大笑道：「你不弄兩壺喝喝麼，豈有鎖咱的道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叫王少湖把鐵索解了。紹聞吩咐酒碟。王中去不移時，酒碟到了。

皂役首座，讓王少湖次座。王少湖道：「留一座與小姚頭兒。」

因此虛了一座。王少湖在東，夏逢若在西，紹聞北面相陪。觥杯交錯。遲了一時，那個年輕的皂役回來，王少湖道：「姚頭兒，候的久了，就請第二座。」大家又吃起酒來。王少湖心有照應，道：「談班長，尊姓是那個字？」皂役道：「我自幼讀過半年書，還記得是言字旁一個炎字。」少湖沒再說話。姚皂役接道：「是譚相公一家子。」談皂役道：「我可不敢仰攀。」姚皂役道：「何用謙虛。王大哥，夏大哥，咱舉盅叫他二人認成一家子罷。」談皂役道：「你年輕，不知事。這是胡來不得的。」姚皂役道：「一姓即了家。譚相公意下何如？休嫌棄俺這衙門頭子。」譚紹聞見今日用軍之地，既難當面分別良賤，又不好說「譚」「談」不是一個字，只得隨口答應了一個好。那姚皂役就舉盅放在談皂役面前，又斟一盅放在譚紹聞面前，說道：「大家作揖了，恭喜！恭喜！」眾人作揖，紹聞只得順水推舟。這談皂役果認或者譚相公要相與我這個朋友，也就不辭。便道：「這首座我坐不得了。客到俺家，我如何坐首座？」就推姓姚的首座，揀了王少湖二座，自己坐了桌橫。看著譚紹聞道：「咱既成一家，你沒我年紀大，我就以賢弟相稱。賢弟，叫再拿熱酒來，咱兄弟們好回敬客。」紹聞吩咐王中催德喜、雙慶燙酒，王中隨口答應。豈知這王中已把身子氣冷了半截。

須臾雙慶添上酒來。姚皂役又要點心吃，紹聞只得吩咐備飯。又換了燭，整了一個粗席。看官試想，兩個皂役，一個保正，一個幫閒，自是一場子滿酣大嚼。飯酒中間，誇一陣怎的衙門得權；說一陣明日對審怎的回話；敘一陣我當頭役荊老爺怎的另眼看待；講一陣我執票子傳人怎的不要非義之財。王中實實的當不住，顧不得少主人嗔責，暗地裡頓了幾頓腳，硬行走訖。

飯罷再酒，兩個皂役大醉。話不投機，又打了一架。王少湖勸的走開。這天已有半夜了，夏逢若不得回去，紹聞從樓院引到前廂房去睡。又提起那二十兩緊賬的話，紹聞也只得承許。

紹聞自回東樓，全不好與孔慧娘說話。躺在牀上，往前想又羞又悔，往後想一怕再怕，一怕者怯明日堂堂匍匐，再怕者怯包賠戲衣。嗚呼！紹聞好難過也！

有詩單講他與衙役對坐之苦：

從來良賤自有分，何事鳳鳴與並群；

貂腋忽然添狗尾，無煩鼻嗅已腥聞。